



# 黑鳥：A LIVING SONG

〔獨立製作的公路電影〕

「黑鳥—A LIVING SONG」十六毫米／有聲彩色／九十分鐘／攝影：馮敏兒、吳漢霖、邱禮濤、李裕、莫昭如／剪接：郭達年、郭達進、莫昭如／音樂音响：郭達年／製片：莫昭如／協助：黑鳥樂隊成員及其他人士

## 公開的邀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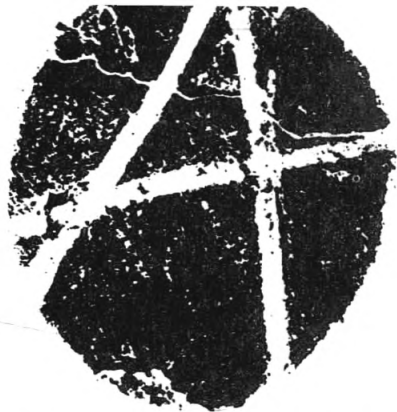
在六十年代 我們街上去  
激情開放地生活過  
到八十年代 我們沒後悔  
還是願意站出來  
時代的命脈在沖擊着  
讓我們再來一趟  
用我們的音樂和筆幹  
將生活去變改

這八十年代 我們如不堅決  
團結一致為未來  
到九十年代 誰能說  
我們都變成空想的「老大」  
現在可否是你的機會  
支持這漫長的鬥爭  
加進你的聲音和憤慨  
這是公開的邀請

(以上是黑鳥 —— A LIVING SONG  
的主題曲。曲詞均由郭達年所作。郭達年及  
黑鳥樂隊演奏。)

# 我們是……

莫昭如 / 郭達年



我們是這樣介紹自己的：我們沒有嚴密的組織，甚至沒有固定的成員。我們之中，有部份人參加過七十年代初期的青年／學生運動。那時候，我們出版了一份叫做七〇年代雙週刊的雜誌，我們參與了反定制的運動，不過後來一部份人比較傾向繪畫，攝影和文學的創作活動，後來對政治的參與較少。那些活躍地參與社會運動的，普遍地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在認識和實踐社會主義過程之中，有認同北京政權和毛澤東思想的，有反對中共官僚和認同托洛茨基主義的，也有反列寧主義，傾向無政府主義／解放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TS）的，我們是屬於後者。

根本上，我們是很自由的組合，並不是長期性的組織，我們走在一起，常常是以計劃為基礎的（PROJECT ORIENTED）（一個人可以完成的計劃，就自己一個可以去做。幾個人或更多人走在一起，則可完成一些一個人做不到的東西）。

所以民衆劇社不等如黑鳥不等如製作 A LIVING SONG 這部片子的組合，民衆報是一個 PROJECT / 計劃，民衆劇社是一個 PROJECT，甚至你可以說民衆劇社的演出，每次都是不同的 PROJECT，黑鳥出版「東方紅」盒帶與「宣言」盒帶也是兩個不同的 PROJECTS。而參與 PROJECTS 的也並非盡是無政府者。

我們並非原則性地反對長期性的組織。我們這一群人（只是一小群，沒有許多個）除了以 PROJECT 為基礎去作出政治介入或文化實踐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傾向是同寅小組，亦即卜泉（BOOKCHIN）在「生態學與革命思潮」（POST SCARCITY

ANARCHISM) 一書中談及的AFFINITY GROUP。同寅小組(AFFINITY GROUP) 這觀念和組織形式源自弗朗哥專制前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它的特色就是成員間存在很親密的人際關係，而這關係又是從共同的革命實踐和經驗而來的。同寅組織的成員並不多，故此各人可以發展起親密的關係，讓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得以運行，個人的日常生活外可跟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另一方面，同寅組織在革命實踐上只自視為一「催化劑」，而不是什麼政黨，或者自吹自擂的撈什子「代表」。不同的同寅組織在有需要可以互為呼應，但任何的共同行動並不是由一個「中心」指派的，同寅組織的結構本身就限制了官僚的存在。在運行上，同寅組織亦有它的好處，個人間的親密關係可以防止警探的滲透，共同的生活經驗和其間的情誼，不是口頭的掩飾可以代取的。在運動的高潮時，它們又能有效地依著不同的需要，結成聯盟，發揮更大的力量。

在出版「一九八四／一九九七」一書的時候，我們這樣寫道：

「文字並不是表達意見和情感或從事創作的唯一方法。

於是我們嘗試利用其他的媒介——戲劇、音樂、舞蹈、朗誦、幻燈、電影、錄影帶、討論、示威、集會……」

「(我們) 出版刊物，演劇，灌錄音帶，而且斷斷續續地拍了一些電影，現在出版這本書。

我們不是想搞大眾傳播企業。相反，我們只想做現在的大眾傳播不想亦不能做的工作：溝通，並在這基礎上發揮社會變革的催化作用。」

2 今次「黑鳥——A LIVING SONG」拍攝和放映的意義亦是如此。

# 爲什麼？

莫昭如

七九年的時候，完成了「給香港的文藝青年」卅五毫米二十分鐘的短片，拿着它上路，在歐洲跑了一趟。有幾個月是馬不停蹄般由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在大學，在一些社區會堂，或者在酒吧演說，辯論，討論四人幫後的中國，呼籲有心人士對中國的民主運動作出支持。\*（註一）

每到一處，都嘗試找機會放映「給香港的文藝青年」片子，不過那並不太成功，事實上，我只能在意大利的米蘭和杜寧，法國的里昂和英國的基爾放映「給」片。人們對我的演說較我的電影更有興趣。而事實上，我也明白，叫人特別租試片室／電影院放一齣廿分鐘的短片，而且是廣東話旁白的，真的是有點強人所難！

在倫敦，我意圖使發行獨立電影的機構或團體對「給片」發生興趣，在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剪接機上把「給」片放給THE OTHER CINEMA的CHRIS和他的一個拍檔看，不過我沒有成功地說服他倆任何英國人會對一齣廣東話短片發生興趣要租來看。不過CHRIS對我說，要是我去倫敦拍電影，他們是會盡量協助我的。

在那次歐洲的旅程之中，接觸了不少的人和事。在荷蘭和意大利，看到了佔屋的運動。在蘇黎世，有自管青年中心的鬥爭，在哥本哈根，有CHRISTIANNIA，在倫敦，有龐大的反核示威……歐洲仍然有不少人不向資本主義社會低頭，有各式各樣的生活革命者，通過不同的方式和實踐，建立ALTERNATIVE的LIVING（另類生活）。

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把這些東西用電影菲林紀錄下來，那麼多好

(註一) 不同的組織和朋友，通過了各種不同的方法表示對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抗議，包括示威，簽名運動等。在哥本哈根，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在中國大使館門外貼大字報，在荷蘭，甚至有抗議者絕食和把自己用鐵鍊鎖在海牙中國大使館的門外。

！我拿回來香港放映，可以很 INSPIRING 的。那時候我就已經興起了重返歐洲拍電影的念頭。

八〇年我回到香港。我沒有忘記那個念頭。

八一年我那個念頭沒有逝去，相反，它越來越強烈，我已經開始跟個別朋友談這個計劃。

我開始有另一個想法。我要找另外一個人一起去，我跟他在歐洲一段時間，或許是三個月，我們會找那些不同的朋友，與他們一起生活（一星期，數天，或更長，或較短），我會用電影將這些經歷紀錄下來，包括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的反應，參與和 INSPIRATION 或批評。

我還沒有認真地計算過這樣的計劃要多少錢。不過我相信只需要每人一張來回機票，一張三個月的火車証，和製作電影所需的菲林費，沖印費，錄音費等等。我深信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朋友招待我們的。

我開始考慮誰是適當的人選。

他／她會是一個我喜歡的朋友。

他／她會是一個對政治和個人及日常生活政治有興趣的朋友，同時是或多或少參與着社會運動的朋友。

他／她會是一個從事藝術創作活動的朋友。（我有個迷信，我覺得這一類人是比較敏感和感性的。）

他／她會是一個對拍電影有興趣的朋友。

我跟這幾個朋友談過我的計劃。

曾嘉燕：女性主義者十話劇十文藝創作十金禧事件十……

(註二) 紀錄星星畫會的活動，民運鬥士的遭遇，營救劉山青的運動，是另一個計劃的意念。當時的想法是，這些電影以短片形式，一齣接着一齣的推出，只要民主運動仍然需要存在，這齣民主運動的片子就會拍下去。

(註三) 在紀錄民運的同時，我們亦嘗試到社區和街頭演劇。亦紀錄了我們演劇的實踐，後來我們把兩者一併剪輯，成了『追尋一個香港的劇場』，我們嘗試討論民主的意義和如何演劇，為甚麼演劇等諸問題。

---

梁詠雱：女性主義者＋舞蹈＋舞評＋ASIAN MONITOR 十  
關注核電十……

阮志雄：女性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話劇＋文藝創作＋教育評論  
十七十年代學生／青年運動 十……

吳家麟：女性主義者＋默劇＋中文運動＋釣魚台運動十……

郭達年：女性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音樂＋音樂評論＋文藝創作  
十……

在一九八二年的復活節期間，我重赴歐洲兩星期。

從巴黎再到日內瓦、蘇黎世、米蘭、翡冷翠、羅馬、薩爾斯堡。我帶着BOLEX的十六毫米攝影機，六百呎的十六毫米菲林，到處拍一點東西，到處都告訴朋友我有那麼的一個計劃，我是試探整件事的可行性和自己是否勝任攝影師的工作。

那次差不多是我第一次用十六毫米的攝影機，拍的東西全部手提，試驗結果是，假若倚着牆壁或燈柱拍的東西還可以，另外一些十分不濟。

一九八二年拍到的東西，有些也頗有趣的，譬如JULIAN BECK, JUDITH MALINA和THE LIVING THEATRE的一千人在羅馬近郊的一個墨索里尼興建的片場內排戲，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羅馬開大會，中國畫家司徒立在巴黎龐比度中心內開畫展，而法國外交官員白天祥和他的朋友就在中心門外邀人參加簽名運動，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星星畫會的成員李爽。(註二)

這些東西，部份後來放進了一齣叫做「追尋一個香港劇場」的五十分鐘長的十六毫米電影裡面。(註三)

另外有兩小段，司徒立和白天祥的片段及米蘭烏托邦書店的片段，我安排了放進我們最新的作品：「黑鳥——A LIVING SONG」。

這次歐洲的經驗告訴我，一切想法都是可行的，不過我需要一個更加好的攝影師。

轉眼又是一九八四年了。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又成了暢銷書，人們都談論着大阿哥。對香港人來說，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踏入了最後的階段。

而在這一年，米蘭烏托邦書店的朋友和其他人要在九月在威尼斯搞一個奧威爾「一九八四」與現實的一九八四比較的國際性研討會，同期間，他們還在威尼斯舉行一個節慶，一個小型的電影節，一個有關無政府與藝術的展覽，一個有關無政府主義的歷史和地理的展覽。

於是我把原先的計劃改變，我邀請了郭達年參加了這一個在威尼斯舉行的節慶，之後我們還到過意大利的很多個城市。我們在威尼斯期間，中英草簽了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我邀請了馮敏兒做攝影的工作。馮敏兒也在八四年的夏天協助我完成了「追尋一個香港劇場」的片子帶去參加威尼斯節慶中的電影節。我認識馮敏兒的時候，他在一個搞電影廣告朋友的公司工作，他毫不計較地協助我用電影紀錄了一些有關中國民主運動的文獻和資料等。他比我年輕得多，對拍電影，也是在學習階段，但相較我來說，已經懂得多我很多。後來他在廣告公司工作得不愉快，去了一家股票經紀行暫時棲身，然後到外再找工作。那一次「電影雙週刊」聘請編輯，胡子正在看應徵信，赫然是一封敏兒寫來的，我當然是向胡子等人極力推薦，因為我很知道敏兒



(註四) 郭達年後來因為趕着回來香港，只有機會見到司徒立。

很可以捱夜，通宵達旦的趕工……。

敏兒在答應跟我去威尼斯的時候，一早已對我說，他的興趣其實是在美術，不是電影。不過我對他說，那沒有關係，到威尼斯，那裡有「無政府與藝術」的展覽，我們還會到翡冷翠，到羅馬，會有很多機會到美術館的。我對他說，我要借助他用作繪畫的感性和他攝影的技巧，把他和我見到的威尼斯節慶，郭達年的心路歷程，用十六毫米的攝影機紀錄下來。

我們在義大利兩個星期，拍了七千多呎菲林。敏兒和我一起帶回香港沖印。郭達年則繼續上路，去過了奧地利、瑞士、德國、荷蘭，西班牙等地，探望他在威尼斯認識的朋友，兩個月後到了巴黎。

八四年十二月，我還想去巴黎一趟，把郭達年在街頭彈結他，他與白天祥，星星畫會成員和林希翊，司徒立等人的對話(註四)紀錄下來。不過那次在聯絡上出現了問題，而他已在八五年初回來了。

八四年威尼斯，義大利和歐洲之旅，給予郭達年好些沖擊，好些INSPIRATION，他回港後結束「結他雜誌」，組成黑鳥樂隊及到社區巡迴演奏，我們都在「黑鳥——A LIVING SONG」紀錄下來了，這部電影就是「一九八四／八五年間」的一段真實生活。

過去一年多以來的剪接，配音的工作，主要是郭達年跟我一起做的。本來很想敏兒也一起做的，但他搞「電影雙週刊」，和出版「外邊」已經令我覺得他長期沒有足夠的睡眠。不過他還是有在八五年協助我們在香港的拍攝工作。當然，我們還得到其他人如吳漢霖，李洛，邱禮濤（攝影），郭達進（剪接），聶依文，阮志雄（鼓勵／顧問），岑建勳（替我們從沖印公司爭取折扣和較長的帳期），大白鯊（

剪接，錄音及一切沖印工作的顧問)。

我們的理想，本來是在粵語旁述／對話的地方會有英文字幕，而在英文旁述／對話的地方則有中文字幕，但是因為時間問題和金錢問題，我們這次放映的拷貝是沒有字幕的。我們謹此向觀眾致歉。

我們不知道將來是否印一個有字幕的拷貝。不過在一月四日的放映後，我們會錄一條英文的聲帶，配在一個U MATIC 錄影帶版本。在奧地利維他納的朋友，將會利用他們的錄影設備，轉錄更多，然後散發至歐洲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朋友。

不要問我拍「黑鳥——A LIVING SONG」花了多了錢。

它的來源是我的工資，銀行透支，寫稿，譯東西…間中，我會懷疑，特別在凌晨時份替人趕譯東西的時間，這值得嗎？

不過我知道郭達年的黑鳥樂隊在一九八八年到歐洲巡迴演唱的時候，要是他邀請我，我一定會帶着家人跟他一起去！

# 「創作」自白

郭達年

任何創作的作者，都沒有必要去解釋自己的作品。但能提供多些有關創作的背景、資料，對作品的溝通能力，是有一定的幫助。

我以這個目的寫這篇文章，去說一些有關「怎樣」完成它（A LIVING SONG）的體驗，而不是它是「甚麼」？

其實，“A LIVING SONG”也不能算得是怎樣的「創作」，正因為它根本只是一段生活的實錄，所有可以強行套到「創作」上的，就只是有關電影這種媒介，在製作過程中的「運作」吧。

在片頭的字幕打出「沒有導演、沒有演員、沒有編劇」是我的主意，而這個主意得到並不苟同的莫的尊重。

當然，八四／八五年我的這一段生活，是沒有導演的，有的，就是那股內心的情志，那使我去不斷工作，與時間、體力競跑的心。我當然更會覺得被視為「演員」是一種蒙辱。

「那你不認為在後期製作中，你的剪接，你的旁白寫作，音樂撰取，是一種編劇的工作嗎？」莫曾這這樣挑問我。

以我絕對非專業的觀念及我對這個電影的理解和感情來說，這絕對不是。正因為我相信沒有一個編劇會在拍攝完結之後才開始工作，沒有編劇不預期希望有某些效果。

我們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特定的希望，我們只決定去開始一段紀錄的旅程，一段旅程的紀錄。沒有一部電影容許攝影師隨其所遇所愛而拍攝，也沒有一部電影不存在一股主導力量（編劇、導演）的專橫。

而我們的却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在攝製的過程之中，我們得到不少朋友的幫忙，但他們卻沒有接



到指示，他們以自己認為對的形式參與，而沒有一個出現在鏡頭前面的人，不是他／她自己。

然而，在所有拍攝完畢（其實，以這樣的一部「電影」怎樣才算完畢呢？）之後，在三幾個朋友間的討論之後，我則開始了一段自己完全無從預料的「創作旅程」——以這些影像，用電影的形式（剪接、配上音樂、旁白、效果聲响）加以組織。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段後期製作歷程，竟可以長達年多的時間。我有過好些太容易給我漠視的DEADLINES。直到莫把劇場租下來，在這個金錢困制的DEDALINE之下，才終於把它了結。

我說了結，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做得好（但這應該不由我去說，縱使應由我來負責）。但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之下，我相信自己沒有餘力。

我再次厚顏地把不少稿約失信了，我拒絕了孩子與我一起的渴求，我甚至付出了自己的健康。多少個無眠的晚上，在一大堆自己喜愛的唱片中尋找或許只是幾十秒的一組鏡頭的音樂；寫了再寫那懼怕冗長而沒有意思的旁白；在咳嗽與感冒之間把它們錄音；伏在STEI-NBECK上把一組組鏡頭接駁起來。

體能上的壓力不僅是唯一的負荷。

心理上的專注是另一方面叫人疲憊的耗付——電影是太容易賣弄幻象，製造假情的媒介，而這一部自視為「真實生活紀錄」的影片，有沒有在利用後期製作上的所有巧絕的特技，把這些人，這些生活「美」、「幻」、「醜」化過來呢？我正把守着這樣的關卡。

而我對自己的良知負責。

打從第一天的拍攝開始。我已接受了這樣的挑戰，心理上，我是存知一部攝影機正在隨時把自己的行為、生態紀錄，但實況中，我必須漠視這個活動的存在。

否則，就不是掉進了LIVING "FOR" A FILM 的陷阱裏去？我與這在攝影機之下的心理陰影作過短暫的掙扎。而我慶幸我能超越過來。

我這一段“EGO TRIP”的製作歷程影响很大，我每每想到已經付出工作的朋友，在我的乏力下的無奈，就令自己更不願草草完事，這也是整部電影，單因為我的部份而延遲一年有多的原因。

作為一部「真實生活的紀錄」，它的成果不僅在於是否忠實紀錄，是否具專業拍攝／製作水平，而是在它紀錄了一些「什麼」。而要把這個「什麼」說得清楚，是相當重要的。那就正很視乎我在這後期製作上的組織了。

所以，我常自覺，如果“A LIVING SONG”令人失望，首先，是我自己的失敗，而不能算到曾參與工作的朋友身上。但倘若你根本覺得這實錄中的生活是無意義的，那倒還不過是我們在理念上的分歧。

影片也有太多地方可以給冷漠的朋友拿來作為批評的焦點的，例如某些鏡頭，在拍攝上的粗劣，在質素、效果上的次弱，都是明顯的。這除了是我們財力及人力不足之外，也因為我們確實沒有刻意要去做得怎樣專業，以致會花更多的金錢作出補救。

這部影片的FOOTAGES，也就是從一些僅剩下來「可以」應用的片段抽出來組織的，我亦只能透過這些影像去嘗試把要說的話講

得清楚。

這是我們因為技巧而出現的限制。這也可能影响到我們在所謂內容的充實上的吃虧。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拍攝到我及後路上，在維也納及巴黎的活動，當然是影像上更為豐富的，但在整體的表白上，它的欠缺是否就構成了空洞？我略有保留。

電影是極糟的說理媒介（除非你掌握其特性的高超表現力），然而在影片之中，我們無可避免地記存了這樣的散碎的片段。我當然不能寄望觀眾能在那短短幾十秒的若干片段之中，能完整地得到一些理念。只希望，因着這些零碎的說話而引起興趣的朋友，會留意我們日後出版的書本。

「文字，我深信，仍是現代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媒介。」我曾在影片中這樣說。

JOHN SUM 曾這樣說：「你們拍的電影，兩架巴士就載光要來看的人。」

電影確是一種很奢侈的創作媒介，寫作人只要有墨水、紙，就可以上路，而拍電影，要應付不斷而來的賬單。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電影就只是拍來給很多很多人看的嗎？

我沒有意思說“A LIVING SONG”是拍來給一個小圈子的人看的。反之，我們極希望它能得到最廣的關注、觀賞。起碼，這是基本上經濟負債人阿莫，與我的一個共同意願。

12

八四年八月，當莫把他這個拍攝意念跟我說的時候，我老是擔心經濟上的問題，而他總是樂觀地認為我們可以應付過去。之後，他到

報館上夜班，身兼多職，也就真的要把金錢這個關捱過去「（？）」。

他對電影及這個意念的熱忱，叫我更加不能認同有人說我們並非在透過力行去作文化實踐的變革作用！

我們確實在做一些商業媒介所不能及不願做的事——縱使到頭來，真的兩架巴士就載光了要來看的觀眾！

後註：這一段生活的紀錄，是不應該把它用來作任何“DEDICATION”的。但我必須感謝莫在它的後期「創作」過程中予我的寬容與忍耐。還有在這段生活之中，不斷給我支持的咭式、阿俊及要命的兩個孩子們！





第二屆

日本自主映畫

祭

查詢：5-282572



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主辦



協辦

15



## 奇勒 ( CLARK ) : 「一九八四」的大阿哥與 一九八四的大阿哥

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們把電影中出現的一些朋友的意見，用中文翻譯了出來，並加上了其他介紹。當然，通過電影的片斷和這小冊子的補充，我們都只是片面地介紹了他們的意見。因此我們也很希望日後能將威尼斯一九八四的大會的論文都翻譯成中文出書。不過如果你懂得義大利或英文，可以跟我們聯絡，我們可以把手頭上有的論文，影印給你。

奇勒是「無政府主義的瞬刻」( THE ANARCHIST MOMENT ) 的作者。在大會開幕的討論中，他指出，在現今社會中，權力並不一定是殘暴的，它時常以誘惑性的姿態出現。它來自文化的建造，亦即商品形象的製造，而這些商品形象正不斷侵略及箝制人的自我。

『1984與1984』，書和這一年現實的比較。有人會因為奧威爾的書被用來反對共產主義而感到嘆息。其實導致奧威爾寫這本書的是史太林主義。他把極權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怪物描述得淋漓盡致。不過奧威爾筆下的大阿哥，作為剝奪自由的形象，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在當今的消費社會中，我們的大阿哥更加無敵，他却是更易和人相處。他就是主宰一切的商品。

在1984一書中，人們被迫去接受，甚至被施酷刑去愛。

在1984年的今天，我們的大阿哥輕而易舉地使人愛上他，因為我們都有無限的渴望。」



## 卜泉 (BOOKCHIN) ：生態學與革命

梅利·卜泉是「豐裕時代的無政府主義」(POST-SCARCITY ANARCHISM)一書(中譯本「生態學與革命思潮」)的作者。

「把無政府主義觀念中平衡的社區、直接民主、人文科技和非集中化的社會——這些豐富的自由的觀念——說成不單是好而且是必需的，完全不是過份的強調。它們不單屬於人類未來的偉大的夢想，更構成現在繼續生存的必需。社會發展的過程已經把它們從理論的和主觀的層面帶導出來，從而進入現實的和客觀的範疇。向來被認為不切實際和空想的已經變成毫無疑問的可行；而從人類邁向一個更豐富和沒有制肘的存在這點看，向來被認為實際和客觀的却已經變得毫無疑問地不切實際和脫節了，就算我們把社區、直接民主、人文的解放科技和非集中化單單看成是對現行制度的反響——向現在的「是」大喊「否」——我們也可以為一個無政府社會的可行性找到迫切而且客觀的根據。」

「一個解放的社會只能通過解放的革命來完成，自由不能作為「革命」的「製成品」「遞交」給個人，全民大會和社區亦不能由立法來建立。革命團體能夠有目的和有意識地幫助建立這些形式，但如果它們不被允許有機會孕育起來，如果它們的成長不是經過非群體化、自我活動和自我體現而成熟起來，它們只不過是徒具形式，就好像革命後俄國的蘇維埃。全民大會和社區一定要在革命過程中冒現，事實上，革命過程本身一定要是全民大會和社區的組合過程，同時也是破壞權力、財產、科層和剝削的過程。」

「來自一座大廈、坊鄰和整個區的人的組成的未來的全民大會——

——將要出現的革命的社群——將比所有今天的戴上最「革命的」頭銜的委員會、職工會、黨和俱樂部站在一個更高的社會層面；它們將會是資產階級社會腐化中的身軀上一些烏托邦的活躍細胞。」

「全民大會不單要面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更要面對另一個國家出現的危險；好像巴黎的區一樣，它不但要對抗國民議會，亦要對抗製造中介社會形式的傾向。工廠委員會，這個差不多可以肯定接收工業的形式，一定要直接由工廠裏的工人全體大會來管理；同樣，街坊委員會、議會和理事會一定要植根於街坊的全民大會；它們一定要在所有層面向全民大會負責；它們與及它們的工作一定要不斷地受全民大會審閱；最後，它們的成員可隨時受全民大會的撤換。簡單地說，社會的特定的重心一定要轉移到它的基層上——凝聚成長久性全民大會的人民。」

## 史冰 ( SPRING ) : 解放的



史冰是「解放教育初階」( A PRIMER OF LIBERTARIAN EDUCATION ) 一書的作者。他認為由國家管轄的所謂教育只會製造出有自毀傾向的個體：他們滿腦子被塞進了一些專門知識，也被訓練到要求每一種活動都要得到學校或國家的獎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隨時無條件地為國家服務。問題的出路在於一種解放教育模式 ( LIBERTARIAN MODEL ) ，這種教育的目標是要鼓勵及支持那些不願意臣服於權威之下，同時要求建立一個由個人自主的社會的人。教育的綱領則應由學生自己全盤劃訂。

『二十世紀的教育，主要目的是發展人力投資，以符合勞工市場的需要。學生不外是經濟制度內的一件物件，而國家就介定了他的需要。他們接受訓練，然後被安排在勞工市場中的一個特定的地位。』

# 羅莎拉 ( ROSSELLA ) ， 瑪利安 ( MARIANNE ) ， 瑪莎 ( MARSHA ) ： 女性主義與安那其



瑪莎——婦女在父權社會中，通過心理和肉體上的切身經驗，提出了女性主義（FEMINISM）。女性主義比較傳統的無政府主義，更能深刻地對「支配」（DOMINATION）在人際關係中所發揮的力量作出分析。婦女解放最終的目標是消除一切由男性壟斷的權力架構，而不是讓壓制與不自由的工廠、工場、百貨公司及辦公室代替了同樣地壓制與不自由的家庭，更不是由女性取代男性，壟斷或運用權威支配他人。

羅莎拉——我們談解放，不向空談或單發表理論，最重要的是實踐。當然啦，對支配作出一趟的批判，是絕對不可能立即改變舊有的制度。

瑪莉安——婦女們可以分享經驗，幾個人走在一起，互相對話，討論，共同進行一些活動，改變她們周遭的一些事物，她們會建立信心，互相信賴，然後繼續尋求怎樣再向前邁進。我見過許多規模龐大的團體，一旦解體了，成員便無所適從，究其因，是他們在團體內並未獲得機會使自己更有力量和自主。



# 莫昭如：現代化與解放



『……在七十年代的末期，在中國的大城市，出現出反對獨裁和官權統治的民主運動，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和青年工人與其他人士，一般對「現代化之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MODERNISATION)並未發出質疑。

現今社會和它的文明，是基於不斷的經濟生長，無止境的消費，對大自然的控制和掠奪……這只會把地球和人類社會帶往滅亡的道路。而馬克思主義者聽來激進，却並未能提出真的新路向。他們強調所謂生產力的發展，其實與資本主義並無兩樣。

在今天的中國，科技官僚們發動了全國性的「現代化」運動，他們就心的是經濟生長，他們甚至採用了資本家的方法。但是忽視了社會和人各方面的發展，「現代化」並不會消滅不平等、剝削、支配和科層制度。……』



THE GUARDIAN Wednesday September 26 1984

Report claims wide-scale human rights abuses

# China ill-treating political prisoners says Amnesty

From Mary-Louise O'Callaghan in Peking

China is severely mistreating unknown number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leased today as Britain prepared to initial the agreement which will hand control of Hong Kong to Peking in 1997.

The 130-page report claims violations of basic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physical ill-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re taking place of a wide sc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despite claims to the contrary by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Amnesty says it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former prisoners on cases of prisoners being held in constant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four years and other forms of abuse, particularly of those awaiting trial, including the use of hand shackles for a number of weeks, beatings, and short periods of starvation.

People detained on political grounds were also being sentenced to forced labour without trial, detained for months without being officially charged and tried without first being given a copy of the indictment, the report claims.

Amnesty says it is also con-

cerned about the recent mass executions in China,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trial procedures and legal safeguards to assure fair and open trials for people arrested on political grounds.

The human rights group says 44 crimes are now punishable by death, includ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offences," theft, molesting women and organising prostitution rackets.

tions that began with a national anti-crime campaign in August last year, Amnesty says: "Summary proceedings have been used during the campaign in trials resulting in the death penalty. Defendants can be brought to trial without being given a copy of the indictment first. Appeal procedures have been cut short;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cases in which the accused were executed within six days of the alleged offence."

The report includes details of Amnesty's petition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has yet to acknowledge them.

The main body of the report is a memorandum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February last year which called for the release of a number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s by which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re interned;

Repeal of a 1957 law reimposed in 1979 which provides for the sentencing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o up to four years in a labour camp without trial;

Safeguards against the prac-

people arrested on political grounds before formal charges are laid;

Introduction of the practice of publishing charges;

Making trial procedures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articularly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Introduction of safeguards against the ill-treatment of prisoners, especially before trials, including right to regular visits and unbiased legal representation;

Steps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mnesty gives detailed case study of 15 people but are unable to estimate how many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exist in the Chinese penal system.

CHINA: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publish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at £3.00.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星期三的衛報。駐北京的記者在報導中英草簽香港前途協議的同時，報導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表的報告，指中國政府大規模地鎮壓人權並虐待政治犯人。該份報告「中國——對人權的破壞」售價三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有售。



# 預告

## ( 一 )

預告（一）：在「黑鳥——A LIVING SONG」的「黑鳥」音樂會片斷，是一九八五年夏天的「東方紅巡迴音樂會」。在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黑鳥」又作出了另外一次巡迴——「宣言巡迴音樂會」。

這次我們的一個朋友，邱禮濤把「宣言巡迴音樂會」紀錄下來。他和其他朋友用同步錄音的方法，拍了六千多呎的35毫米菲林，長差不多個半鐘頭。

我們還不知道這部片子將會怎樣拍下去。

不過如果你對這個計劃有興趣和支持（無論是經濟上或其他方面），請與我們或邱禮濤聯絡。

## ( 二 )

預告（二）：「選舉」：跟「一九八四／一九九七：劇，街頭劇，文化實踐」一樣，這是一本民衆劇社的創作劇集。包括了「選舉」「給港大學生」，「香港工人生活的一天」及「婦女六部曲」四個劇目（後者是與「新婦女協進會」的合作），當然還有其他劇評／觀後感等文章，漫畫插圖等。即將出版。

## 民衆劇社劇集

24 《選舉》即將出版

## 出版物介紹

在過去幾年，我們出版了一些書籍和兩盒卡式錄音帶，不過高山劇場的經理人禁止我們在這裡出售。

如果你們對這些書籍／卡式錄音帶有興趣，可到青文書屋及田園書屋購買。你們把劃綫支票寄至西環山市街39號七樓B座轉莫昭如／郭達年收（支票抬頭人：郭達年）亦可以。

以下是這些書籍和卡式錄音帶的目錄和售價：

- 錄音帶 (一)東方紅 (18元)  
(二)宣言 (25元)
- 書籍 (一)1984/1997劇·街頭劇·文化實踐 (20元)  
(二)生態學與革命思潮卜泉著 (8元)  
(三)THE REVOLU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英文, 文革討論文集) (20元)  
(四)一份無政府主義綱領 (3元)  
(五)革命的成長 (5元)  
(六)麵包與自由克魯包特金著巴金譯 (15元)  
(七)KRONSTADT UPRISING (英文) IDA METT  
著 (8元)  
(八)GOD AND THE STATE (英文) 巴枯寧著 (5元)

鳴謝：電影雙週刊

SUNNY, CHRIS

青文書屋

田園書屋

樂文書屋

藝穗會

吳萱人

通利琴行

香港電影文化中心

發仔

HELEN

ALICE

湯時康

SALLY

龍景昌

胡鍵璋

# 鳴謝

城市當代舞蹈團

張國樑

**TOM LEE**



承印：待旦工社 3-858433

# 黑鳥

在奧威爾的一一九八四

中英簽協議的一九八四年  
黑鳥的回應、真實生活、

樂與怒



(一部自主獨立製作的16毫米公路電影)

製作歷時兩年，分別在義大利、法國及香港拍攝

1987年1月4日(星期日)

高山劇場 晚上7時30分

票價\$25

■ 16 毫米有聲彩色製作 (一九八六)

■ 攝影：馮敏兒、吳漢霖、邱禮濤、  
李洛、莫昭如

■ 剪接：郭達年、郭達進、莫昭如

■ 音樂音响：郭達年

■ 製片：莫昭如

■ 協助：黑鳥樂隊成員及其他人士

▲ 預售處：通利琴行 (中環萬宜大廈／尖沙咀金馬倫里) ● 青文書屋(莊士頓道 21 4 號) ● 田園書屋 (西洋蔡街 56 號) ● 樂文書局 (洗衣街 77 號)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香港協議

奧威爾「一九八四」與現實一九八四的比對和討論



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威尼斯的節慶



郭達年和黑鳥樂隊在香港的巡迴演奏

